

# 再讀朱啟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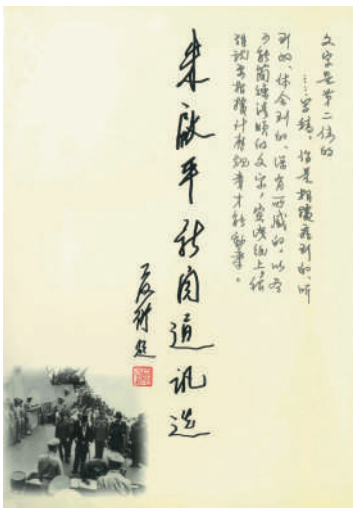
人與事 朱昌文

八月十九日早上，我看到社交平台上出現一篇於四年前同一天刊出的我寫的文章：「重讀《落日》」，馬上記起早四天的八月十五日是一個值得記住的日子，七十九年前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，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，並於同年九月二日在停泊於東京灣的美國戰艦「密蘇里號」上舉行投降儀式，正式簽署降書，標誌着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。

「日本投降矣！」《大公報》於當年八月十五日用超大號的五個鉛字，向全國報道了抗戰勝利的消息。這五個字，力透紙背，既說出了全國軍民浴血抗戰最後勝利的苦澀歡欣，也浸透了大公報人以筆抗戰輾轉棘途的感慨。《大公報》名記者朱啟平當年九月二日登上了「密蘇里號」戰艦上，親眼見證了日本投降儀式這歷史性的一幕，隨後他寫出了一篇長約四千字的新聞通訊《落日》，在《大公報》上發表，反響強烈，傳誦一時。許多記載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書籍都轉載了這篇文章，後來還被收入了大學的新聞專業的教材。

雖然我和朱啟平曾有一段時期在《大公報》共事，但由於彼此工作部門不同，少於交往，所以對他了解不多，於是這次再從書架上找出他的遺著《朱啟平新聞通訊選》，認真閱讀他的夫人、兒子、同事和好友所寫的悼念文章，加深對這位受人尊敬的新聞工作者的了解。

我得到這本《朱啟平新聞通訊選》有來由：一九九九年七月我在美國三藩市《金山時報》工作時，拜訪朱啟平夫人孫探微大姐，獲她贈我這本朱啟平離世後才出版的遺著，她並在書的扉頁上簽上名字。朱啟平夫婦都是我的前輩同事，他倆工作認真，平易待人，與同事們相處融洽。朱啟平於一九八四年退休後與妻子移居美國，與在那裏工作的兒子一同生活。到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



▲《朱啟平新聞通訊選》。

二日因患病離世，享年七十八歲。翌年，他的老同事、《大公報》駐北京記者呂德潤遵照他在病重時的委託，與孫大姐合作，將他過去幾年來所寫的幾十篇作品彙編成冊，於一九九五年出版。

今天再翻開朱啟平這本遺著，首先看到數十張朱啟平家庭、朋友、工作和生活的照片，恍如見故人，他的音容笑貌仍印在腦海，不勝感慨。朱啟平夫人孫探微大姐在悼文〈永遠的懷念〉中，細說他倆同甘共苦，風雨同舟，攜手走過數十年既幸福也艱辛的歲月。她稱讚朱啟平是一位好丈夫，也是一位好父親。「啟平正直、誠懇，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。」「啟平一向對人熱情，為別人做到力所能及的一切。」「啟平理智、堅強，有深厚的愛心，是我所知道最大公無私的人。他時時處處為別人着想。」「我們的家庭是親愛、和睦的家庭。」

朱啟平的兒子朱開宇的悼文〈緬懷父親〉提到：「戰後，爸爸回到上海《大公報》時，與媽媽結識，結婚後又遠渡重洋，到美國紐約，擔任《大公報》駐美國和駐聯合國特派記者，寫了不少通訊，均在《大公報》上刊出，受到讀者的歡迎，報社領導對他的辛勤勞動也頗為讚賞。」這位為兒子的文章結尾寫道：「爸爸是一位好記者，好父親，好中國人！」

讀到朱啟平妻子和兒子發自肺腑之情的文字，我的心裏也油然倍添對這位前輩同事的尊敬。



白話文人物志 李春陽

嚴復翻譯的《天演論》清木風靡一時，嚴譯名著有八種，包括孟德斯鳩《法意》（今譯《論法的精神》）、《穆勒名學》、《名學淺說》、《群己權界論》（《論自由》）、《社會通論》、《原富》與《群學肆言》。康有為詩曰，「譯才並世數嚴林，百部虞初救世心」，無論林紓還是嚴復，皆有大志，都不把自己視作「譯才」。

嚴復是福建人，生於一八五四年，字又陵、幾道，留學英國，習海軍，與伊藤博文同學，後者歸國後出任日本首相。嚴復作為早期留洋的新派人物，回國後因為身份問題，不能順利入官場高層。當時科舉制度已至窮途末路，卻仍是必由之路，為此他以古文名家身份鑽研八股，參加科舉考試，不意屢次受挫。嘗盡落榜滋味後，他於一八九五年在《直報》上寫了一篇《救亡論》，批評八股文取士三大弊端：錮智慧，壞心術、滋游手，使天下無人才。三年之後，戊戌維新廢除八股文，改以策論取士，此時嚴復已無心應試。又過了兩年，嚴復的科舉情緒得

以紓解，各省表現優異的留學生二十三人，被授予進士舉人出身，名列榜首的是鐵路工程師詹天佑（一八六一至一九一九），賞「工科進士」，其次是嚴復，賞「文科進士」。十年之後（一九〇五），清廷終於廢止了科舉制度，嚴復說，「此事乃吾國數千年中莫大之舉動，言其重要，直無異古者之廢封建、開阡陌」。嚴復雖抱負高，仕途多舛，終其一生不遇，擔任過北洋水師學堂總辦和北京大學首任校長。鄭孝胥詩贈嚴復曰：「慷慨懷大志，平生行誌哀，嗟君有奇骨，沉復負通才」。

面對強勢的白話文運動，古文家嚴復未曾公開批評，在給友人的信中說，「北京大學陳、胡諸教員主張言文合一，在京久已聞之，彼之為此，意謂西國然也。不知西國為此，乃以語言合之文字。設用白話，則高不過《水滸》《紅樓》；下者將同曲中簧皮之脚本。就令以此教育，易於普及，而幹棄周鼎，實此康瓠，正無如退化耳。須知此事，全屬天演，革命時代，學說萬千，然而施之人間，優者自存，劣者自敗，雖千陳獨秀，萬胡適、錢玄同，豈能劫持其柄，則亦如春鳥秋蟲，聽其自鳴自止可耳。林琴南輩與之較論，亦可笑也」。

對於西方科學有透徹了解的嚴復，從開始就認識到，科學有其限度，宗教有其價值，這是他的基本信念，一生毫不動搖。「人生閱歷，實有許多不可純以科學通者，更不敢將幽冥之端，一概抹殺」。他說「中國以學為明善復初，而西人以學為修身事帝，意本同也。」「不佞垂老，親見支那七十年之民國，與歐羅巴四百年互古未有之血戰，覺彼族三百年來之進化，只做到『利己殺人，寡廉鮮恥』八個字。回觀孔孟之道，真量同天地，澤被寰區」。

中學與西學，或說舊學與新學，在他看來，並不對立。「新學愈進則舊學愈昌明；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。」「必將闕視遠想，統新故而視其通，苞中外而計其全，而後得之。」陳寶琛評論嚴復時說，「君於學無所不窺，舉中外治術學理，彌不究極原委，扶其得失，證明而會通之」。

林紓視嚴復為莊子的大鵬鳥，終身不能扶搖而上，原因在於缺乏厚風之積，「君著述滿天下而生平不能一試其長，此至可哀也」。一九〇六年嚴復曾請鄭孝胥寫了一副對聯，掛置書房：「有王者興，必來取法；雖聖人起，不易吾言」，但他終身沒有等來向他取法的王者。（六）

# 打開心扉



▲格林德伯恩歌劇節每年舉辦逾一百二十場歌劇表演。資料圖片



英倫漫話 江恆

若到倫敦旅遊，少不了看場歌劇，很多人會想到著名的《歌劇魅影》，嚴格來講它是音樂劇，看歌劇的真正去處，是英國南部的雷威斯。

雷威斯雖是邊陲小鎮，卻擁有聞名世界的格林德伯恩歌劇節（Glyndebourne Festival Opera），每年分夏秋兩季開幕，和許多大型國際音樂節一樣，演出匯聚來自全球各地頂尖的歌手和曲目。格林德伯恩歌劇節的誕生，與一段愛情故事有關。上世紀三十年代初，創始人約翰·克里斯蒂遇見了女高音奧黛麗·米爾德梅，對她一見傾心。此後兩人如願結婚，但奧黛麗非常不願放棄歌唱事業，希望丈夫能讓她繼續留在舞台上。一九三四年，約翰和妻子邀請幾位知名音樂人來到他的鄉村別墅格林德伯恩，而這座始建於十六世紀初的別墅，是他從祖父手上繼承的。大家經過一番商討，決定將別墅改造成一個歌劇院，並創辦一個以別墅命名的歌劇音樂節。在第一屆音樂節上，首演了莫扎特的《費加羅的婚禮》和《女人心》等歌劇，而奧黛麗作為要角登場，演唱了《蘇珊娜》，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。

遺憾的是，奧黛麗於一九五三年英年早逝，但她生前曾說，對音樂的共同熱情是他們創辦歌劇節的動力，「如果你要忘掉所有的錢，約翰，看在上帝的份上，好好做事。」正是這句話，鼓勵了丈夫把歌劇節辦下去，從早期幾乎完全圍繞著莫扎特的歌劇作品展開，到後來逐漸擴大到包括威爾第、羅西尼等其他作曲家的作品。劇院也從最初可容納三百人，經過多次擴建和改進，如今已容納多達一千二百人，而每年舉辦超過一百二十場現場歌劇表演，吸引約十五萬名觀眾，包括人們耳熟能詳的《卡門》《唐璜》《蝴蝶夫人》和《茶花女》等經典歌劇。

如今九十年過去了，格林德伯恩歌劇節依然保持着生命力，但歌劇本身卻經歷了不少爭議。首先，歌劇被認為是最高雅、也是最古板的藝術形式之一，演出時間往往很長，使用外語，而且很少有人從小就聽歌劇。這種聲譽在英國尤其如此，並且很大程度上與格林德伯恩歌劇節有

關，如今大多數歌劇院都已不要求觀眾穿晚禮服出席，而格林德伯恩是至今唯一一個仍保留這項傳統的歌劇節。在夏季演出的中場休息期間，莊園的庭院裏會接待大量身著華麗晚裝、攜帶精心準備的野餐的來賓。對許多人來說，這似乎是一個遠離現實的世界。

更重要的是，歌劇高冷的歷史和唱腔形式，有時會增加人們欣賞的難度。歌劇（Opera）是從拉丁文中「作品」（Opus）演變而來，最早出現在十七世紀的意大利，繼而傳播到歐洲各國，很長一段時間，歌劇都由意大利歌劇佔主要地位。到了十八和十九世紀，意大利歌劇名家以及風行歐陸的莫扎特、貝多芬和梅耶貝爾的名作，一直霸佔英國的音樂舞台。即使現代歌劇經過改良，一些創新歌劇比如布里頓的《仲夏夜之夢》、約翰·亞當斯的《克林霍夫之死》等，仍被認為製作冗長、觀眾難以消化。與此同時，莫扎特的《魔笛》、貝多芬的《費德里奧》、比才的《採珠人》和龐基耶利的《喬康達》等歌劇，雖唱腔優美動聽，但外語歌詞晦澀難懂，常讓字幕翻譯人員和觀眾感到頭痛。

此外，在西方的一些傳統歌劇中，確實存在有問題的劇本。以當今世界上最常表演的歌劇之一《魔笛》為例，它多次被捲入種族主義且帶有性別歧視的爭議，以至於在過去十五年裏，部分歌手和導演一直拒絕接受格林德伯恩歌劇節的演出邀請。另外，《蝴蝶夫人》和《圖蘭朵》中

亞洲人物的刻板印象，《卡門》中女人因為炫耀自己的性取向而受到殘酷的懲罰，以及《老實人》中輕浮的笑話等等，均遭到觀眾的詬病。為了平息公眾質疑，加拿大歌劇院還曾從莫扎特的《後宮誘逃》中刪除了反穆斯林語言。

實際上，西方歌劇中的種族主義爭議由來已久。在二〇二二年，意大利歌劇院首席女高音的皮膚被塗黑，以扮演威爾第歌劇中的阿依達，而幾十年前，其他歌劇機構已經禁止塗黑臉。當有觀眾提出質疑時，白人主演的回答竟是：「黑臉和黑身是埃塞俄比亞公主標誌」。一位著名的普契尼歌劇學者羅傑·帕克教授在談到《蝴蝶夫人》時感慨，一部真正的作品，就是一部種族主義史。

不得不說，目前在英國，歌劇對於不少觀眾，特別是年輕人缺乏吸引力。用歌劇作家埃里森的話說，有時一聽說要去皇家歌劇院看演出，他們就會搖頭，與歌劇相比，他們更願意聽現代感強的音樂劇。早前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的報告顯示，該院的贊助人平均年齡高達六十歲，這正是西方歌劇聽眾高齡化趨勢的一部分。

為更好地實現歌劇的傳承與創新，據藝術總監斯蒂芬·蘭格利奇表示，格林德伯恩歌劇院正在推動多元化和增加時尚感，包括票價優惠，以吸引年輕觀眾。用他的話說，歌劇是通過歌聲和動作講述故事，它存在於每一種文化中，完全有理由讓觀眾打開心扉。不是每個人都必須喜歡它，但每個人都應該有機會看到它。

# 暑期檔熱鬧與冷場



黛西札記 李夢

每年暑期檔，都是電影界的「兵家必爭之地」。愛情片、動畫片、喜劇片還有武俠懸疑動作輪番上擊，都使出渾身招數試圖吸引觀眾越來越難得的注意力。

今年暑期檔國產電影票房，多少有些不盡如人意。在這個夏天臨近尾聲的時候，今年暑期檔電影票房突破一百億的話題衝上微博熱搜，但是與去年號稱「史上最強暑期檔」的兩百億票房相比，今年暑假上映的電影，不論從話題度抑或票房成績，都少見亮點與新意。沈騰與馬麗主演的《抓娃娃》多少有些炒冷飯之嫌，且片中對於男女兩性的刻板成見招致不少質疑和吐槽；陳思誠號稱「十年磨一劍」的《解密》，改編自茅盾文學獎得主麥家的同名小說，儘管請來眾多當紅影人助陣，儘管讓劉昊然貢獻了具顛覆性的演技，卻無法掩蓋影片在敘事邏輯與情節鋪排上的薄弱；而另一位風頭正勁的導演烏爾善儘管去年憑藉《封神》第一部爆紅，卻未能在今年的暑期檔延續佳績，他執導的《異人之下》被質疑劇情拖沓、節奏欠流暢，

上映後票房疲軟，口碑兩極分化嚴重。

近來與朋友談及今年暑期檔電影，也免不了唏噓遺憾一番。明明題材出色，卻沒有掌握好敘事火候；又或明明請來眾多影星亮相，卻在講故事上失了新意。可見要成就一部好電影，非得天時地利人和三者齊備不可。近日網遊《黑神話：悟空》爆火，短短一天便在內地和海外收穫海量玩家，與其他品牌合作聯乘的周邊文創更是一物難求，這多少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：中國傳統文化與當下社會景況，改編電影、話劇或是開發遊戲，究竟需要怎樣切入、怎樣延展？我想，左右離不開「貼地」二字。不信你看，這些年但凡成為話題之作的佳片佳作，可以說沒有任何一部是遠離生活、遠離日常敘事的。哪怕是未來幻想或是動漫動畫題材，若追溯其故事發展脈絡，或研諸肌理，不難發現其內核與外在，都與你我的處境與命途，過去與未來相連。因心有戚戚，必格外關注。身為藝文創作者，不妨也參照奧運冠軍全紅嬋的鬆弛感，卸下過分追求宏闊壯大的壓力，卸下追求滿堂喝彩的壓力，輕輕上場，平實自然，如常應對。或許唯如此，才能「拿捏」好暑期檔的熱鬧與生機。



# 粉色浪漫



市井萬象

近日，雲南昆明安寧寧湖公園內種植的粉黛亂子草如煙似霧，呈現粉色浪漫氛圍，吸引不少遊客前來打卡。

中新社